

那年開學 ■海旭

瀛苑副刊

身為研究生，首先擔心是否要繳額外的學分費，唯恐再增經濟負擔；據知國立大學是得繳學分費的。眼看不知愁的大學生，日上三竿仍絡繹不絕前來覓食，當下悟及「研究生」的角色扮演全然不似「大學生」好玩的事實.....

90年9月23日 星期三

拜納莉怪颯到訪所賜，我心嚮往已久的開學因而延後兩天，使得星期三才終於重回「出門上學」日子的我，心中絲毫無法感受到任何喜悅。當我在捷運泡水、全台北紅綠燈失效的交通黑暗期重演狀態下輾轉抵達淡水，早已頭昏腦脹、灰頭土臉。

然而一下了車，趕往教室途中，環視這熟悉又陌生的舊時故地，竟奇異地發覺——整個淡水鎮包括學校在內，奇蹟似地毫無跡象可考，關於連日的大雨滂沱，以及如同台北市甚至台灣全島受納莉蹂躪後所該呈現的慘狀。

仍舊一派靈秀不說，一向比台北更藍的天空下，受洗後的樹木閃著新綠，枝桠上的花兒更朵朵競放、蓬勃異常；那脫俗的美映入眼底，似乎展示著他們的超凡生命力，令我不得不匪夷所思、讚嘆心驚。

怎麼此刻整個台北濁氣、怒氣衝天，唯有一衣帶水的河畔小鎮，在淡水河的懷抱中安然無恙？無論黑天暗地或淒風苦雨，天災人禍都不能擾亂她的內在和諧，都無從威脅她的置身事外？莫非早已嚐盡雨雪、看慣風霜，練就一身傲骨？又莫非是彼岸觀音的庇祐，使得風雨的怒吼一來到這兒，也要為天長地久觀照著小鎮的山河所平撫，終於溫柔地離開，應允不摧殘這小鎮的分毫靈氣，僅是將她洗滌得煥然一新？

但願如此，更願小鎮人心也能發覺山河的默默恩慈；即便山河無言，漸漸在少數人的傷害中萎靡，但我相信，多數人呼吸著淡水的靈氣，全人為青山綠水滋養而日新又新，吐納間必定循環著縷縷感念與祈禱，對於常駐的山河和過境的風雨，永遠祈求著一份福氣能夠永續，分賜給純樸的小鎮人民，好讓此地古意常存，遠離一切破敗厄運。

也願我曾沾染塵埃的心，能因重回此地再獲滋養，拾回失落的靈氣；並請允許我的身心得以時時存養更新，在此山水風雨和諧之地，長成一擁有和諧內在的個體，永不畏懼外來怪力亂神的無理迫逼。

雖如此祈求，一整天裡，重回學生身份的我卻茫然恍惚得不能自己，以致精神與形軀貌合神離。

由於新同學來自他校，對淡江一無所知，秉著友愛情操，隱性孤僻的我便不排斥一起行動。盡職地嚮導一番後，同學終於卸下些許不安全感，臉龐線條不再僵硬；我雖為識途老馬，重回故地，亦有不安情緒，有待消化分析。

那近鄉情怯的情緒如潮湧動，緩緩拍打我心的防波堤；對於鋪展在前的嶄新航程，感覺自己是艘蓄勢待發的船帆，有著乘風破浪的蠢動，卻又憶起從前的滑鐵盧而心驚。好在新同學的相伴使我及時清醒，走出誤入的歧途回憶。

坐在校園麥當勞裡，新同學吃著早餐；北市交通大亂導致遲到，原打算旁聽博士班的課，只好作罷。方才在教室外徘徊，探頭探腦的蠢樣，引起路過學長注意，竟被問到「你們是研一生嗎？」這樣的問題；原來新生臉上就寫著「我是新生」四字，令即使不善偽裝，但至少身為舊生並曾入職場的我，感到拙劣演技被識破的挫敗。

人潮穿梭間，回憶浮現；我又掉入時光隧道，憶起往事故情。像是在此獨吃早餐，一度瞥見心儀的誰，或傷過我的誰和誰打窗外走過；又曾和兩個同學多次相約在此，為了討論畢業製作的報告……。

當時我總戰戰兢兢，唯恐熟人目擊，誤以為我和其一交往，因而一面等待他們出現，一面思索著撇清的說辭，甚至懷疑著提議相約在此討論者的動機；方圓內可去處多不勝屬，何必約在熟人最常出沒、又吵又擠、只有新生才會因不知何處可去而在此討論報告的校園麥當勞？

問題出在那相貌堂堂、高一九0、譚名櫻木者，鬧過滿城風雨的桃色事件以致聲名狼藉。且說不久後的一次家聚裡，我便被學長調侃地問及是否與他交往；這空穴來風想來起於一次搭他便車，欲下山與合作單位研討事宜，怎就正巧，一位LA·BOY同學也等在指南客運處的校門口，目睹我們會合並離去。後雖視聽既正、風平浪靜，仍猶氣

詰於白白成他證明魅力的犧牲品，可見防人之心絕非多餘。

然彼時的自己其實凡事太過矜持，內在自訂紀律嚴謹，對待閒雜人等無不保持距離；雖說性本厭於人際的無謂牽扯，做法卻不甚健康，以致可能陷自己於封閉的孤絕情境，滿心以為掌控自我世界，殊不知佛家所曰「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」的不可抗拒。

就這樣發著呆，直到新同學吃完早餐問起選課事宜，才回過神來。

身為研究生，首先擔心是否要繳額外的學分費，唯恐再增經濟負擔；據知國立大學是得繳學分費的。眼看不知愁的大學生，日上三竿仍絡繹不絕前來覓食，當下悟及「研究生」的角色扮演全然不似「大學生」好玩的事實；心生幻滅的沮喪感受外，更添惶惑緊張。直到下午證實，除了學費外無須再繳學分費，才有如得知百貨公司打折消息似地雀躍起來。

第一天就在五味雜陳中度過，唯有一事堪稱意外。向晚時分，當步出文館再度邁向校園麥當勞，一輛車緩從眼前駛過，駕駛並未關窗，以致我清楚地看見他的側面臉龐，一時間怖慄之感蔓延全身。雖已猜想千百次關於彼此的遇見，開學首日便應驗狹路相逢的道理卻是始料未及。

見車駛遠仍有餘悸，啃著吐司夾蛋的我，咀嚼的卻是方才那人昔時加諸的苦楚；但我明白，再不久正式照面之際，我會喊聲老師好，至於傷痕，已無心也無須再回顧。與其為舊畫上無從補救的缺筆傷神，何不提筆重構另幅嶄新的生活藍圖？

是成長了，亦想通當初他非蓄意傷我，總之如今得向現實妥協，從前便是不懂適度妥協的藝術才自找苦吃；放眼未來，該當作個識時務者，避免再陷唐吉軻德式悲壯情境，落得壯志未酬身先死。

真心相信他非惡人，為今之計是以卡致意；除預祝教師佳節的話語，言外之意是，不真討厭他的人，只是不喜他自認幽默卻傷人的話；還想說，自己根本無所傲，只因少不經世，並不絕對相信身邊的任何人事以及這整個世界罷了；他只是我的懷疑對象之一，千百萬分之一而已，他卻曾經有些認了真地，與我計較這份連我自己都不甚清楚的懷疑……。

至於那些懷疑，今已雲散煙消；現在的我，懷中洋溢的，當是另份對人生的肯定與憧憬；只因為，當上一陣的風雨遠去，我，只願能如當下的淡水小鎮，在歷練中換骨脫胎，送舊而迎來去蕪存菁的另一個自己，在劫後餘生之際，慶幸著這一回的還能煥然而一新……。